

高平縣志 卷之十一

星野

天之所覆薄滯內外莫可逃極星恆運旋繞日月五星之所繫歸順自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土宜教稼穡以星土辨九種之地星土者星所正土也土者歸曰九曜年中諸國之轉載於星亦有分野衆星布列隨斗蓋地勢成於天列星錯峙各有恆職在野衆星在朝衆星在人衆星斗紀中九野方各七日月運行歷天宮五星轉運次用生科臨考諸陳卒紀書石版城三區者星圖大凡以爲定紀

高平縣志序

傅君令高平之三年以脩
志告曰志之闕也百餘年
於茲矣縣有老儒司君昌
齡者多讀書諳故事及其
無恙文獻其有徵乃聘戴

孝廉尊浦輯之為二十二
卷明年春脫稿寄予而問
序焉讀之詳簡有法可以
示後矣憶歲戊子予自楚
臬移晉踰太行睇天井道
出高平考所為羊頭之山

長平之壘慨然念斯民命
於兩間嘉徵沴刼惟其所
值為可感也予承乏此邦
者數年東過井陘北度勾
注出重邊抵大青山之麓
古所謂險塞之地鑒躡之

塲者今皆畛畷聚落蕃孳
作息雞虵不驚矣

聖人在上萬物康阜人民壽考
豈一世之澤與晉俗勤儉
而上邇之風尤醇官斯土
者得以逆容考鏡生績坐

理殷廢歌勞勤苦豈可不
知其所以自與無為繭絲而
為保障使神禾連穎而丹
水化為廉泉此則予與良
有司所當孜孜共勉而茲
書益可信其不朽矣是為

序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二月

十日

賜進士出身

誥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

布政使前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
學士大興朱珪書於晉陽
藩署之知足齋



高平縣志 卷首

舊志序

萬歷四十三年 李維楨

昔孔子論鄭國之爲命曰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辭命何國蔑有孔子奚取焉人情嫌於揚已則避而不敢首事嫌於蓋人則徇而不敢更張此四君子者當先而草創不虞人之議其專也已成而討論修飾潤色不虞人之耻其疎與陋也要期於共濟國事而已孔子之善鄭意蓋如此今之邑古之國也而廣大蕃庶容有過之今之邑志古之國史也彰往察來觀民體物是非褒貶法戒取舍咸是焉資其視爲命或端發

一事或事在一時所關理道廣遠殆有過之作者述者寧
渠易辦乎余讀高平志嘉其與鄭命異體而一致焉高平
故有志迄嘉靖三十七年到於今五十七年矣而令劉文
英續之文英行其意邑學士大夫修其辭分門別類以故
志所定爲先則不易天文分野地方千里不專一邑則不
載疆域形勝山川古蹟丘墓故志所遺抑昔存而今廢則
必書賦有上供有軍興戶口庸調權稅有登耗有贏縮有
利弊有因革國計民生務之重者也則必詳名宦鄉賢故
所失收抑在後進者非輿論僉諧則不登稅文非雅馴及
有裨風教則不錄生有封章歿有諭祭王言君命非可他

比則特識之美哉志也具三善焉無所矜以炫長故辭贍而約無所隱以逃名故事脩而覈無所詘以行媚故義正而嚴可以言述亦可以言作可以言志亦可以言史稽古有徵垂後有式藉使鄭四賢操簡載筆其體裁華藻應若是爾余與文英同事二年不省何狀然必聞其政今見其志復若見其人詢事考言言可底績而志成適與君三年報政期會故爲叙論大歸且以風示諸長吏云

萬歷四十三年
馮養志

我國家環海爲區星分郡邑其載在一統志者燦然臚列矣維是郡邑亦各自爲紀焉高平卽古泫氏爲三晉屬邑

邑舊有志乃大司空郭公所纂者公邑人也蒐羅核寔枉
筆鴻裁鏡往詔來足垂永世自嘉靖辛酉迄今且五十載
矣道有升降俗有淳漓察有祲祥政有治忽山川扼塞如
故也而建置不常民聚物叢如故也而則壤靡定靈秀鬱
結聿鍾于人懿行芳規炤顯或異是安可以無述哉四紀
于茲猶昭耳目失今不述久之益湮後有作者誰其徵乎
邑父母昌平劉公起家進士來尹茲土惠政仁風舒虹爍
電勵精未幾而百廢俱興矣稽古憲文考治問俗爰覽前
志而近事何寥寥也乃穆然咨嗟曰斯邑也豈其不足于
文獻哉抑亦長吏者之責也于是起而重修之焉廣諏咨

嚴綜核薙蕪穢補缺遺巨肝細胆靡不條列炳若指掌矣
昔者杜預發引凡例乞垂舊章張衡合正三史願就新載
乃若斯志庶其兼之第撫拾梗概屬之謀野折衷損益多
公所自裁耳視先正之所纂者則近事有徵而益加脩焉
庶幾哉晉之乘也志成以觀不佞不佞卒業嘆曰蕞爾泮
民徼惠我公愷悌慈祥保障同夫尹鐸殫洽宏肆良史不
愧董狐其治邑者凡幾載矣上下咸孚遐邇丕應循良之
譽騰蹕三晉行且班聯瑣闥而簪華螭頭矣繼公爲政者
舍公其誰師乎考鏡徽猷斯志固在也不佞浮沉南署不
獲受成以與殺青之事因序其首

順治十五年 李棠馥

邑有志猶國有史采風貢俗彰往鏡來于是焉資高平舊志四卷明嘉靖間修于郭司空一泉先生簡古質寔雅有先進遺風議者譏其未脩洎萬歷間重修于邑令昌平劉公佐以孝廉唐子輦增爲十五卷分門析類郁乎有章矣又未免搜羅過雜體裁未安識者病之繼茲俗儒以私臆續貂遂至割裂篇章顛翻人物魯魚亥豕雜見行間蓋四十年來而書幾不堪寓目矣三韓范老父母治泣之五載道化翔洽弦誦連于比屋頃奉上檄重修邑志乃矢慎矢公周諮周度博引諸儒之論力排盈庭之訟約十五卷爲

十卷始自輿地終于藝文披文考寔可信可徵焯然稱不朽之業余不佞奉 召佐樞道出里門公以裁訂見屬余畢覽而善之曰美哉簡而該微而顯典而有章質而不俚洵一詞不能贊矣星野沿革山川則統于輿地祠祀則并于建置非所謂簡而該者乎凡言以人傳者雖連篇必載如和氏之可珍若人以言傳者卽片幅僅存亦一告之不棄非所謂微而顯者乎攷經據史不傳疑似之文書事書名畧依史氏之筆則典而有章矣若勝地名山偶載遊人之蹟方言市語不襲雜俎之餘則又所稱質而不俚者也四善備矣至于節孝大端必取其協例服衆通詳報可者

乃入余謬建是議以折聚訟公虛懷嘉納而持之甚力濫觴盡黜其足脩勸懲而關風教者豈淺尠哉晉明康海纂武功志孫承宗纂高陽志徒以文章之名重于天下如公之卓識宏裁言爲世法徵文考獻確乎可憑且當與班馬平分一席二公且瞠乎其後矣

順治十五年

張 汧

粵稽禹貢分冀州之野者于春秋俱稱沃壤吾邑高都屬焉迨秦漢以後俗漸敝益漸侈然而伊祁遺意猶幸彣彣弗衰以故職方氏蒐輯風書泐成國史于西北爲巨隄其山陵泉源隱隱隆隆周衛環峙結受大行之甲秀而人文

瑰杰者富壽者乃遑遑邁于他邑予遐攷卉季揆合今茲
覺仕版日擴而人重守噐下迄比戶可封亦家敦禮讓故
士謹民愿急公市義較曩管似遠過者于三晉爲僻隅于
澤潞又爲化境矣予雖未矚上世之熙淑時從耆長傳聞
班班可紀耳茲邁賢侯潘陽范公躬膺司牧之寄以古循
良自期拔大本薤喻擊強悍也置水喻清也抱兒孫立階
下喻慈也三嫩畢具朱邑卓茂之踪洵堪并駕詎獨遜能
于漢陽長耶遂慨然于褒貞斥僞尊崇簪典凡邑中芳區
勝址名宦高賢清人節女或有淹沒弗彰者咸得播揚之
特達之于是有重修邑志之舉夫邑有志猶國有史也善